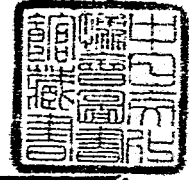




846.8
Y742

23677



時事新報

編制與內容之種種

時事新報——活潑顯豁的編輯

時事新報——光芒四射的評論

時事新報——專家編輯的刊物

本報審察時勢之需求，顧全閱者之福利，所以編輯力求顯豁，雖全報包羅萬象，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無掛漏之虞，披覽全報，但覺精神灑灑，活潑淋漓。

本報之評論，正氣磅礴，犀利絕倫，說人所不敢說，人人所不能說，不敢說，為民衆之先驅，輿論之中堅，內外推崇，夙負盛譽。

本報為灌輸普通常識，研究專門學術起見，特約專家，編譯各種刊物，分「特刊」與「週刊」兩種，俱係極有價值之名著作品，每日增換，周而復始，茲將各種名稱，分列如次：

發行日期	特刊名稱	週刊名稱	附註
星期一	港務	電影	(特刊)
星期二	現代家政	兒童	隨正張發行
星期三	建築	攝影	本報外埠閱者，皆得
星期四	銀行與信託	國貨	(週刊)
星期五	新醫與社會	飲食	祇限本埠方
星期六	科學	馬達世界	而發行，外
星期日	星期學燈	電學世界	費埠須另加報

社會對本報之信仰力，有下列三點，可以知之。

發生大事變之時：必先看看時事新報，如何紀述！

發生大問題之時：必先問問時事新報，如何意見！

發生大困難之時：必先請時事新報，主持公道！

此種觀念，已普遍潛伏於全國民衆之心頭，其以本報為標準，則正明達，為公衆所信仰，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可以致之，故一二日寇犯滬，本報每日銷行二十五萬份，開報界銷數之新紀錄，而本報又以服務社會為唯一之信條，代表民意，作民衆之喉舌，是以價值地位突。

不僅時局變化之際，一時盛行，平日銷數，亦日有遞增，蓋社會名界，早已認識本報之價值地位矣。



國家多事之秋

人人必讀國人自辦之

英文

大陸報

定價

全年	二十四元	三十元
半年	十一元	十五元
三月	七元五角	九元
一月	二元五角	三元

本埠

外埠

學生須由學校證明另有優待辦法

上海四川路三十六號

大陸報館

電話一五四二一六

The China Press

四 社 文 庫

乙 部 第 十 種

雞 冠 集

予 且 著

四 社 出 版 部 發 行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五 月 初 版

73503

雞冠集

予且著

目次

訪問記及其他	一
男與女	一三
雞冠集	三一
三人行	七一

訪 問 記 及 其 他

月下老人訪問記

月明之夜，夢訪月下老人於桂花樹下，縱談姻緣，茲錄其要點如下：

問：『聞君以紅絲繫男女之足，婚姻乃成，是否？』

答：『近代始然，以前婚姻成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吾僅以手掩父母之目，以草繩繫媒妁之足，牽之東奔西走而已。』

問：『近代繫足之方法如何？』

答：『吾繫男子之足時爲多，牽之而行，故近代男子多向女子求愛，惜乎男子喜着西服，腳管拖地，每易撲跌，女子既不着褲，又係天足，故吾偶以絲繫女足時，婚姻無不成就。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是前生註定，莫錯過姻緣。』

問：『君既如此熱心爲人間謀幸福，近代離婚案件獨多，豈非枉費苦心，增加人們的悲痛？』

老人乃撚鬚而笑曰：『君何憤憤，豈不聞五十對離婚男女造成一百個美滿家庭乎！此意惟蕭伯訥知之，愛倫凱不過半解耳。君非智者，烏足以語此！』

問：『離婚亦有終身墮落者，君將何以自解？』

答：『此因女子性急有以致之，當吾繫其足時，不待牽動即跳躍而前，繩乃中斷，飄飄然如蛛絲之在空，遇物而黏，因黏而斷，無所繫托，更不知其落於何所矣。』

問：『然則君亦笨伯，藝術之不精，一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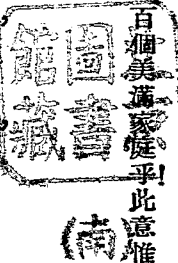
答：『吾老矣！眼花體弱，作事遲鈍，若年少如君，則萬無一失矣。』

問：『君何不以粗繩代絲，永無中斷之虞，豈不甚妙？』

答：『繩粗則其脚不靈活，腿尤呆板，女子若此，亦何足貴？』

問：『然則可以彈簧替代，既有伸縮，且更靈活，豈不大妙？』

老人笑曰：『彈簧之優點在能伸縮，劣點亦在於此。女足之有彈簧者，若即若離，一擒一縱，意境固佳，然男子死於此者不少，造孽事吾殊不願多爲也。』



問：『如君所言，無論男女，均牽之奔向異性，何社會上有同性愛之發生也？』

老人曰：『此非吾之過也。男女有自作聰明者，不待吾繫而自繫其足，實則繩頭未理清楚，遂致一繩兩繫，結不解緣，雖係同性，亦無術以自脫矣！』

問：『君何不以刀割之，俾恢復其自由！』

老人冷笑曰：『誠如此，豈不又如蛛絲在空中，飄蕩而無所歸耶？』

余聞其言，不禁憤然曰：『君之所爲，非爲世間謀幸福，只增加人類之痛苦耳，月下老人，亦何足貴！』

老人不語，有頃，復曰：『君其少安毋躁，盍以足來，吾將繫之爲君覓一麗姝，以輕余之罪。』言已出繩一，余締視之，乃彈簧也，不禁驚呼而醒，不見老人，言猶在耳，遂濡筆作訪問記。

撲克面孔

外人謂中國人面部不善表情，稱之爲『撲克面孔』。這句話讀者必能明瞭，那就是說中國人的面孔男的像『克銀』(King)，女的像『坤銀』(Queen)，小孩子像『甲克』(Jack)。

我本來很反對的，現在不大敢反對，因爲我們男人中間，皇帝思想真是太多了。誰不想做一個皇帝，口袋中有用不了的銀，手上有殺人不眨眼的刀。至於女人呢，想做皇后的心思更是無可諱言，校中有皇后，電影裏有皇后，跳舞場也有皇后，甚至於很平常的女人，也喜歡到皇后鞋室去買一雙鞋穿穿，不是鞋好，實在因爲那個店號，太惹人憐愛了。

『撲克面孔』是一成不變的，買一千副撲克，將那些面孔抽出來看，都是一樣呆板，尤妙的是既不莊嚴，又不痛苦，既不可愛，又不滑稽，只是無變換，只是呆板，我越想就越像中國人了。二二八之後，接着就是熱河失陷，平津危急，幾個月來，許多失敗，退縮，懦怯，萎靡不斷的顯露着，而我們

的國民呢，對着這樣巨大的創傷，面部竟沒有一些表情，正如我說的既不莊嚴，又不痛苦，既不可愛，又不滑稽，不是撲克面孔，又是什麼面孔呢？

有人說：『中國面孔早在太平洋裏了。』我說不對，中國的面孔沒有丟在太平洋，只丟在桌上的。丟在太平洋，一次便了事；丟在桌上，也不知要丟多少次。打撲克的人，坐莊總得要丟一次牌給大家，最妙的一點，就是任你丟幾萬次，那面孔是始終不變的，不莊嚴，不痛苦，不可愛，不滑稽。我如今不敢看人打撲克，看了就難過，我又想組織『戒看撲克會』，又怕觸犯了大眾的章程，所以現在心中一逕躊躇着，到如今還沒有解決。朋友就跑來替我想方法，他說：『會是不能組織，頂好請些和尚向撲克唸些咒語，使他們一個個活動起來，那末我們看打撲克就有意思了。或者是請聊齋中的道士，向「坤銀」唸咒，她可以走下來，和我們來跳一回舞，那便更有意思。』他的意思是很好的，無奈我不是和尚，他又不是道士，空有了跳舞和唸咒的思想，撲克面孔仍舊是撲克面孔，不莊嚴，不痛苦，不可愛，不滑稽。

那便是十分的可悲了！

說「高」

有一家醬園，門前有四層石階，造屋主人的意思，以為如此既是壯觀，又不會淹水。開市不久，就遇着天雨，一個小姑娘提了一個醬油瓶去買醬油，就在那四層石階上滑跌下來，瓶打破了，醬油流出來不算，而且頭還碰破了，從此那醬園的生意就一落千丈。

又有一個朋友久想拜謁中山陵墓，好容易備了資斧去到南京拜謁了一次，回來，我問他覺得怎樣？他說：「未去的時候，我決意仔細去參觀一番，那知到那裏上了幾百級台階，我已力盡筋疲，無心參觀，不但是無心參觀，連平日崇拜牠的思想，也整個因為疲倦而消滅了。」

我沒有到過泰山，但有泰山是最高最大的印象。據游過泰山的說，到了泰山，自己還不大覺得牠的高和大。

泰山是高的反而不覺得，中山陵沒有泰山高，反而力盡筋疲的覺得牠太高，至於那醬園的

四層石階，竟因為牠高而至於沒有生意！

如此看來，「高」之一字，是沒有絕對標準的，而社會上的人，還是終日你想高，我也想高，就是高不起來的，也難免要唱幾句高調。

想高固然是人類一種進步的現象，人類之對於「高」每每看重程度問題，却忘記了高的種類，所以在社會上增加了不少可憐和悲慘的現象。

就像上面的例子，便完全是個種類問題，和人有往來的，便不能高；令人生景仰或敬愛觀念固然要高，然而也不能使人疲倦而生不快之感。假使既不和人往來，又不要人景仰，為自己欣賞的原故，便可以儘管高而且大。不過為自己欣賞的，倒也不一定想着多大多高，結果令人家覺得你是大而且高，正和那登泰山的意味一樣。

然而我們總是見不及此，不管是做文章，說話，做事，儘管往高處走，結果，不是與社會隔離，便是使社會對你發生厭倦。許多藝術家都是這個樣子失敗的。他們一方面要迎合社會，一方面又走上四層石階，一方面令人景仰，一方面又造了幾百層台階使人疲倦。

高總好的，不過要登泰山，既不需人家景仰，也不須迎合潮流，久而久之，人家自然會覺得你是高而且大。

不過我們見不及此，便是我們生活上的悲哀！

讀書與借錢

借錢爲借用他人之金錢爲自己謀利益，讀書爲借用他人之思想爲自己謀利益，故讀書與借錢實同其旨趣也。

雖然，讀書尤易於借錢，借錢者須體會對方之境遇，對方之友情，對方之人格，對方之品性，下氣低聲，察言觀色，相時而露其意，然後又繼之以微笑，感激，稱道，歉仄，恭敬而辭退，並申言何時當還，利息幾何，凡此種種，皆難事也，然人樂爲之。

反觀讀書，有圖書館任爾參考，有課室任爾自修，有教師任爾詢問，有金錢任爾購買，居高臨下，目空一切，批評，研究，參考，彙集，閱讀，觀玩，欣賞，一任己意爲之，其樂如何，而人不願爲，亦異事也。借錢當還，理也；還時尤須附加利息，亦理也，今設以考試喻還錢，同有痛苦意味在其中，苟一尋思，則考試尤樂於還錢，蓋錢既歸還，卽爲他人所有，考試而後，學問仍在自己腦中也。考試一事，

猶之懷珍寶者，偶然炫耀於人前，其樂不可名狀，而人終不願爲，豈懼竊盜者之覬覦耶！

若以數量論，借十元者還時數目必超於十元，考試則不然，讀書一冊，須考者僅居其半，此一半之中，又分甲乙丙丁戊己，答十之九者得甲，十之八者得乙，推至僅能答十之六者亦得丁，得丁者先生對之即甚滿意，因其已及格也，試思彼借洋十元者，到期僅還三元，債主對之又若何，非起爭鬥則與訟矣！

友人中有借資與某苦學生讀書者，二年而輟，苦學生乃央吾爲之說項，友曰：『彼今日對於先生所授之書，尙不能得十分之三，安望其後日能償吾款而附之以利息耶？』余曰：『汝安知全校學生，均能將所學者，盡行印之於腦中乎？』友曰：『不然！彼以父兄之錢爲學費者，正可不必用心，父兄之錢不必還，先生所授者亦不必還，兩者俱可不還，乃天生之福人也，焉可與貧家子相提並論乎！』

其語甚沉痛，余默然無以答，泚筆記之，以告今之讀書者。

雞冠集

男

與

女

冬夜。

妻向夫說：『生命是冒險中找出來，像我們住在家中過平安生活，生命老早就不認識了。』

夫說：『不對的，我看我的生命就在火爐之旁！』

『火爐旁沒有生命的。』

『那麼有什麼？』

『什麼也沒有！』

『你不是在火爐旁麼？』

『我………』

妻遲疑了。夫却很奮勇地說：

『你……你就是我的生命！』

他抱着她一陣狂吻。

把女人關閉起來，辦不到，娶過來，她又常做忤你的事，只戀愛而不結婚，又怕她變了心。真難！

妻向夫說：『我還不算頂好的麼？我待你有那一處不好？你家裏窮，我可曾有一句怨言？你想看，你那樣蹂躪我，我都沒有說一句話！』

說的時候，兩眼像含着無限哀愁，望着她的丈夫。

他想戀愛，已經有多少年了，但是始終未遇着一個適當的女子。一日他看中了一個窮人家的女兒，便花錢將她買了來。買來之後，他第一句話是問她要什麼？她呆呆地想了半天說：『我要吃飯。』

結果，這位姑娘一連吃了九碗飯。姑娘樂了，他却一點不樂。他既不想和她成為夫婦，又捨不得送她回去，他只覺得家中多了一件東西，一件消耗財產的東西。

『兩性平等』是一個騙人的名詞。女人的確比男子強些。社會上老太太比老太爺多。商店裏女顧客比男顧客受歡迎。吵嘴打架的時候，十有七八是男子屈服，鄰居親友，多半是幫女子忙的。電影中男明星地位爭不過女明星。學校中的軍事體操，用女學生點名，男學生竟不敢逃走。又聽人說，最妙的莫過於上海夜間，有許多十八九歲的姑娘，幫同着巡警守街巡夜，檢查行人，男子反不敢出來，不知是否真實，姑記之於此。

女人借了男朋友的錢，不還，又絕了交。這時男朋友唯一自慰的話，便是：『不還，我可以提起訴訟的。』

但是自慰之後，他却沒有勇氣來實行他的話，這是憐憫和自傲使他化爲軟弱的。

他憐憫地說：『法庭中案件太多，我不忍爲了這個小事去煩擾法官的。』

『我難道還在乎這幾個錢麼！』

他恨不過地向女人說：『男子爲女人犧牲真不少了。卽就求婚而論，男人差不多把自己忘記了是個人類，心中的苦，你們女人那裏知道！』

『不知道，就算不苦罷，人是快樂的，爲什麼要記着苦！我們女人也有苦，不過一時就會忘記的。看女人生產的那一時多麼苦，等到小寶寶落地，立刻便莞爾的笑起來了！』

夫和妻從宴會上回來，坐定了之後，夫就嘆了一口氣。

妻的臉放下來了說：『你第一次見我，我轉身去的時候，你嘆了一口氣。後來，你想求婚，訥訥不能出諸口，你又嘆了一口氣。如今，什麼事都如了你的意了，你倒又嘆氣了，倒底是什麼意思？你說。』

可憐的夫實在沒有話說，想了一刻，倒又要嘆氣了。不過他不敢嘆下去，出口就縮回去了。

妻於是一氣便上了樓，不再理他，他的心地似乎覺得平和些。

這便是一個男子的戀愛史。

他說：「戀愛是一條道路，這道路越走越窄越崎嶇，走的人全都知道的。假使有一個人說：朋友，我替你將道路放寬些罷？你看如何？」

他定然會反對的，他喜歡窄，喜歡崎嶇，那便一點方法也沒有了。

文學家向夫人說：「我所最愛你的一點，便是你有錯，也不肯認錯。」

文學家受了這一重刺激，便趕緊跑到寫字檯前想借此題材來寫一篇小說。苦思至三小時，不成！

不但不成，而且到底這樣的事是對還是錯，可憐文學家自己也不知道了。

「沒有一個男子能認清他對方的愛人的。他只有本領將他愛人竭力用幻想籠罩着。他不斷地對着那個幻想拚命的愛，於是旁人都讚美，他們的戀愛非常的深厚了。」有了這條理，我們

便能解釋：

- (一) 舊式婚姻亦多賢伉儷。
- (二) 新式婚姻始愛而終棄。

真正的母親，是沒有藝術生活的。沒有藝術生活，父親又不喜歡，所以僱奶媽的人，就日漸增多了。

二十歲上下男子的愛，是最暴躁的，人們却喜說他，或注意他。三十歲以上的男人戀愛，尤其是結過婚的，到真是細膩而有味了；這種細膩而有味的戀愛，却沒有人去注意，誠是人間一件憾事。許多女不肯嫁年歲稍大的丈夫，也是一個極其錯誤的見解。古人說：『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這不單是生理上的健全，而且是心理上的美滿。我贊美那些肯下嫁三十歲以上的男子，因為她們是有眼光的。我也贊美妓女，因為她們得着許多三十歲以上的有婦之夫。

和她們戀愛。嫁給二十歲以上的男子，都是盲目的，都是犧牲品，都是被蹂躪的。她們精神有極強烈的激刺，同時也有極大的痛苦；肉體上有極重的不適意，也有衰落凋敝的悲哀。在社會上，她們沒有穩固的獨立家庭；在政治上，丈夫少有過人的地位；在經濟上，她們沒有寬裕的金錢。二十歲的男子是一個魔鬼，他們常用不成熟的欺詐手段騙女人的，因為不成熟敗露的時節，常常演出悲慘的戲。女子嫁二十歲上下的男子，好像神前求籤，後來的幸福，自己完全沒有把握的。丈夫得不着金錢和地位的時節，自己幫着愁苦和悲哀，一旦得了金錢和地位，自己却已經顏色衰敗，不能吸引男子的靈魂了。我說，女子嫁了二十歲上下的丈夫，便是丈夫的生物心理的試驗室中一件東西；自己犧牲精神身體給男人試驗解剖；男子學成了之後，反而跑出去，給識者拾取了，這都是事實，一看一想便知道的。

她帶哭帶笑的向侮辱她的男人說：『我們婦女有時竟不能抵禦外來的壓力，真是我們婦女界極大的弱點。』男人說：『你們不能抵抗，乃溫然承受之而不拒絕，的確是你們的強點。』

他說：『婦人對於異性，是沒有友情的。她只有喜歡他，看不起他，和恨他。』

他結婚三天，便向朋友說：『最大的快樂，就是從三角戀愛中搶來一個妻子。』

男女兩方都不會吃醋，愛情會淪於淡薄。假使兩方真的吃起醋來，便會生出忿恨。有忿恨，愛情便淪於消亡了，想想還是兩方面都不吃醋好些。

他每次接了他愛人的信，總仔細地猜想思慮，老是疑心着她信中滿藏着意義；甚至一封極平常的信，他也是這樣疑心。他像這樣經過了許多時，他竟對於他愛人的心完全變了。一日，他會見了他的愛人，他用很懷疑的目光對着她，她微微地一笑，他竟疑心她笑容中藏着一柄刀。

她毅然地嫁了，嫁後向人說：『我實在缺不了一個貼心的僕人，所以我就嫁了！』

我看見一雙女人的腿，襪子在腿上起縐；我又看見一雙女人的腿，穿了不合脚的皮鞋，在那裏一癩一癩的向前移動；我還看見一雙女人的腿，腳上穿了極高的跟的鞋，在滑地上不敢跨步，那情形我實在寫不出來！

以爲文學家喜歡浪漫生活，是一個錯誤的見解！

情人的思想應該從窗子裏飛出去，但是情人的身體却該從門裏走進來。假設情人的身體從窗子裏飛出去的時候，那事體便有些不對了！

這是很妙的，因爲既含哲學的意味，又含文學意味。世界上最可愛的，便是童言婦語，而童言

婦語之所以可愛，也就是因為他們百無禁忌！

日本與謝野晶子說：『我對於貞操，不當牠是道德！祇是一種潔癖，一種趣味，一種信仰。既然
是趣味，信仰，潔癖，所以沒有強迫他人的性質。我絕對的愛重貞操，便是同愛藝術的美，愛學問的
真一樣。』

寫情書的人，心中沒有真情，因為他的心只記得在寫情書。情書用好的信箋或信封，寫着很
好看的字，便連情書二字也沒有了，因為他心中只有信封信箋和那好看的字。

女人向男人說：『下次不許你再說愛我，愛呀愛的，聽的煩死了。』

男人說：『你既不愛聽我說愛你的話，我也不一定愛說。』

過了一刻，男人說：『你不愛聽，我不愛說，但愛總是要愛的。』

男 與 女

男子說：『我要怎樣纔可以增加你對我的愛情呢？』

女子說：『那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變得格外可愛些就行！』

我坐電車，常遇着女人坐在旁邊。當我吸烟的時節，她總用纖纖的手揮兩次，我想這總是惡烟之表示。果如此，則揮手的人，朋友是很少的，嫁人便更難。

她說：『雖然婚後已歷多少年，甜蜜是仍舊藏在人心的。冬天的天氣，是很陰沉的，但是雪下也還壓了幾朵小花。』

她這幾句話，可以借來描寫我國舊式婚姻。

女人可以有程度不如她的朋友，却不願有程度不如她的丈夫！

他將「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兩句話，深藏在腦內，替他夫人買了好些化妝物品，預備他夫人用。買來的那天，他夫人笑容滿面地接收着，他得到了不少的安慰；可是他候了許多時，並未見他夫人用過一次。他忍不住的問他夫人，夫人說：「我老早就送了人了！」他說：「我是買給你的，怎麼好送人？」夫人說：「送人的東西，也是你錢買的呀！」夫怒而不語。妻說：「我不怕化妝品是我送給女人用的，我怕你什麼！」

據說人生的一半是消磨於談論婦人，而且有喜歡談論某一個婦人的趨勢，不知道對不對。

情人的情，如其寄託在情人的身上，還不如寄託在照片上；如其寄託在照片上，還不如寄託在名字上。名字都是微妙香潔的，牠增加了你的安慰，你的幻想，你的甜蜜，你的腦際縈迴。

夫說：「戀愛應當以女子爲主，女子愛誰，就是誰，男子何必自相爭鬥呢？」

妻說：「我是由父親作主嫁給你的，父親是男子！」

夫說：「你不是一向很愛我的麼！」

妻便哭起來。夫驚惶失措地說：「我並沒有說錯話呀！」

妻陡然地說：「不愛你，不愛你，你去找愛你的去！」

夫說：「但我却是愛你的！」

「愛也不行！」

「那末以男子爲主！」

「不行！」

「誰作主呢？」

「父親作主！」

「好的！」

妻便笑起來了！

朋友說：『社會上有四種男女，趕緊要淘汰的：第一是不知人道的；第二是苛於擇偶，年華錯過的；第三是生理缺欠，不能婚配的；第四是性情反常，不近異性的；社會上甯可有犯罪的人，不可有此四種人。』

他說：『女人身上熱度比男子高，不相信你可以緊靠着，女子坐在一塊，立刻就可感覺出來了。』

他說：『男人只講究吃，女子只講究穿，男女在一塊，方纔講究住，人生三大要素，其支配乃如此！』

她以爲擦脂敷粉和風騷是得男朋友的唯一方法，她實行了一年，覺得是完全失敗了。圍繞着她的，盡是蒼蠅男子，那嗡嗡之聲，真使她厭極了。她一氣之餘，立意歸真返樸，又經過一年，不但沒有朋友，連蒼蠅也沒有了！

男子在自己認錯的時候，最美，越是倔強便越醜。女子是反的，越是不肯認錯越美，認錯，便醜的不堪了！夫婦拌嘴，夫認錯而妻倔強，當然是世界上美的意境。

他說：『女人睡覺，很難有凌亂的夢境，因爲她們工作比男人少些，發急時也比男人少些。』

他寫信給他的愛人表示他對於她的愛。一連想了一個禮拜，方想出來說：『我愛你！是一個地球，我是一個月球，你吸着我，我繞着你，萬古不滅，萬古不滅！』愛人的回信比他雅些，乃是一首詩：

『我是一個地球，

我要找一個太陽，

不幸遇着你這個月，

怎教我不悲哀徬徨。』

心理學教授說：『在女人的心目中，沒有什麼是新奇的，沒有什麼是正當的，也沒有什麼是無禮的。你拿新奇的東西炫耀在她的面前，或是做出十分有禮的樣式，或是和她談正義道德，那你就是不懂女子心理的人。她對你的批評，不是說侮辱她，就是說你膚淺；再不就說你胆小無用，再不就是笑你是一個不知世故人情的書獃子。』

他想世上許多好事，都是被女人破壞了的。古人謂女人爲禍水，真是不錯的。女子是勾引男人情感的東西，情感破壞了理智，事體便滿露敗象了。但是理智沒有情感也不行的，結果，還是要

女人。

雞
冠
集

三〇

雞

冠

集

雞說：『您別看我生許多蛋，能孵出的却並不多，我想不生，但不知怎麼弄的，不由自主地從屁股裏漏下來了。漏下來之後，我想瞞着人吃下去，免却人的許多麻煩，又不知怎麼弄的，上面有一層硬壳，竟不能進我這個嘴。』

文學家說：『你偷偷生下幾個，人家也不知道。』

雞哭着說：『只怪我自己太不爭氣，生下了蛋會咯咯的叫起來，人怎麼會不知道呢！』

文學家聽了，只好嘆一口氣！

雞也只好嘆一口氣！

我看見一塊土硯，甚異之，以爲製硯皆磚石也，何用土爲？執而視之，硯分兩層，上爲硯面，下層則空無所有，詢之店主，店主曰：『下層所以盛火也，嚴冬書寫，每苦墨凍，特製此層以救之，不亦善乎？』予且曰：『夫寫字者人也，執筆者手也，硯煖而人寒，墨溫而手凍，幸哉墨也，苦哉人也。吾聞諸小泉八雲曰：「東方人能自苦而成偉大之功，此足以抵制西方勞動家有餘」，此硯其亦東方

文明之表現乎！吾儕其速廢火爐，棄水汀，以保持禦寒之本能，而罵西洋人日居六十五度之室爲不當，即吾人最大之工作也，其急起直追之，予且有厚望也！

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步驟是：

- (一) 逃至煤山，煤山有室，
- (二) 室中有鍋，鍋中有米，
- (三) 鍋旁有缸，缸中有水，
- (四) 竈中有柴，竈傍有火，

他看了半天，心中餓的不得了，於是哭了一場就上了吊。

他在十歲的時候，向母親說：『我是一個大人。』

二十歲的時候，向父親說：『某某人作事，太不幹練，真是不知世故人情。』

三十歲的時候，向妻說：『想想現在我還是一個小孩子。』

四十歲的時候，他不說話，等着兒子向他說：『我是一個大人。』

他演講販賣術說：『你要將主顧當作敵人，來了就不放他去；你要將主顧當作小孩或是瘋子，須想盡方法哄他高興。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將主顧當作愛人，須得尊重，磋商，服從，和赤心相待！』

他演講的時候，男店員笑嘻嘻的，女店員臉上有點紅，不過停了一刻就不紅了，她們也是笑嘻嘻的和男店員一樣！

他造了一所屋，開窗的時節，便來了一位律師說：『你的窗正對着我的私室，開窗不要緊，你須出一筆「觀望地役」費給我！』

他一氣之後，便將房屋造成，不開窗戶，租給別人，自己另賃屋以居了。

所賃的屋後窗，正對着一家浴室的客廳，那憧憧往來的盡是一班裸形男子。他自己不是畫家，甚不喜此，又恐女人見了不對，所以就搬走了。

在第二次所賃的屋，窗子恰對着一家做皮肉生涯的女人，每晚有『謔浪笑傲』的聲音，他不是藝術家，甚不喜此，也就搬走了。

第三次賃屋，窗子正對着一個老太婆的居室，老太婆滿面慈祥，和藹可親，他頗自慶爲『得鄰。』

不過黃昏的時候，他陡然發現那老太婆站在窗口，閉目合掌，向他作禮。他嚇的心頭勃勃跳個不住，以爲這總是巫覡一流人來攝取人魂魄的。所幸不到一刻功夫，老太婆便坐下去了，她開始敲木魚，念大悲咒和南無阿彌陀佛，一直念到午夜，纔肯停止。他既不能叫她念，自己也不敢搬家，一月以來，什麼事都沒有做，覺也沒有睡好，臉上黃黃地，只有大悲咒在心裏，能背的一字不差。

問：『壽星的造象爲什麼兩眉拖的甚長呢？』

答：『那是因爲遮眼睛用的。』 問：『眼睛爲什麼要遮？』

答：『老人看這個社會，真看得火冒了，他實在不得不遮起來的。幸虧他有長眉遮眼，方可以活到這樣大的年紀。要不然，早是氣死，那裏還有他的造象！』

他說：『中華民國的全部刑法，幾乎全爲監禁罰金死刑徒刑一切等等所包圍，惟有第七十七條「其情可憫」一語，誠若銀鈴之響幽谷也。』

千萬莫作讀書人，作讀書人就不會發財了。並不是書中沒有黃金屋，乃是兩眼的神氣全被書遮沒了。發財的人都是爲政爲商，因爲他們的兩眼之前沒有書來遮沒他。你看那雄立於商店中的老板，怡怡然四顧；那威風凜凜的官員，昂昂然逼人；和那埋頭窗下的讀書人，真不可相提並論了。做官的人昂視，爲商者平視，讀書的人下視；下視的人能發財麼？不能！決不能！下視的最宜看

地，預備去尋葬身之所了。

她每天梳子上頭的時候，總梳下來幾根後腦的髮，爲這件事很愛心的；但是髮不能不梳，梳了又落，任她用什麼樣的生髮水，也毫不見效。結果，她終於落成了一個西洋式的博士頭，可惜她一句書也未讀過，而且又是一個愛修飾的人。

甲教員自己常怨自己的長衫不合身，常羨慕乙教員的長衫合身。

乙教員說他長衫的尺寸全是夫人一手定的，自己也不知道。

甲和自己夫人吵了一場，說她不會料理衣服糟蹋了布。

他夫人哭了一場，氣的跑去，求教乙夫人。

乙夫人說：『吾爲外子之製衣也，三載之前，前長而後短，三載之後，前短而後長！』

甲夫人驚問曰：『其故何也？』

『日子不聞前倨而後恭，前驕傲而後謙和也。人之初問世也，每自視甚高，步驕昂然，衫非前長後短，不足以合其身也。殆入世既久，深知辛辣酸苦，非外謙和而內奸詐，不足以自存，衫非前短後長，又烏足以稱其身哉。』

甲拜而受教，歸而製衣，夫着之，甚相宜也，大樂，吻其妻，脫衣命摺藏之，非出外不着，以示節儉。

兒子向母親說：『我的肋骨，左右的數目不一樣，是什麼緣故？』

母親說：『從前上帝造人的時候，先造了一個男人，後來又從男人肋骨上取下一根，造了一個女人，所以男人就少了一根肋骨了。』

兒子說：『那麼父親也是和我一樣的！』

『你不信可以去數！』

兒子向父親望望，不敢去，反向母親說：『我數數你的能兩邊數目一樣，我便相信了。』

說着他奔上前去，解了母親的一個鈕扣。

母親紅着臉將他一推說：『等你娶了親就會知道的呆東西！』
父親站在旁邊，微微地笑起來了。

她從小就懷疑自己是怎麼會生出來的。她問母親，母親說是她是從脅下落下來，她做了多少次的夢，夢見母親脅下忽然裂開，流了許多的血，把小弟弟都滿染了一身。

我看見一個舊宜興壺，說要值五百元，既不悅目，又不堅固。識者告訴我，這茶壺只須放水即可成茶，不需茶葉的，所以就貴。他放了水，用棉花將茶壺包起來，靜了半天，倒出半盞溫汁給我。我喝了一口，覺得既不像茶，又不像水，既無茶之香，又無水之清，靜起來還這樣費事，亦何足貴！
回家想想，很替茶壺可惜。牠原有的功能却不許牠發展，反去逼牠像變戲法一樣的吐出別的東西來，倘若不是人的暴虐，定是人的愚笨。

他將火柴桿折起來置於桌上，輕輕地用指滴一點水在那夾縫的中間，那縫便漸漸分開成一個人字形了。

他很幽閒的點了一枝香煙，笑向朋友說：『你要想那舞女的腿自行張開，請看這火柴的一切便知道了。』

他說着，一笑，陡然令人精神爲之一振。

中國醫生收學生，只教開方，不叫按脈；而治病却又以脈案爲主。病人自己也不願叫醫生的。學生拿他做試驗品，不過最奇妙就是三年之後，學生一躍而爲醫生了，他也會按脈開脈案，這如不是醫生自己有神妙的教授法，便是按脈這一事是醫生的本能。

阿斯匹靈是都市的藥！

怎麼會是都市的藥呢？他說：『都市的人最易得着的毛病便是頭痛，牙痛，傷風，濕氣，腦筋疼

痛，惡寒，酒病等等，這個治這些病最有效驗的。這些病看似很輕，却極使人難過。住在都市的人，得這些病，是有優先權的；至於鄉間的人得這些病却少得很，他們只有大寒大熱，其餘的病，他們的身體好，不會得着；至於傷風，他們也挨得過去的。都市人何以牙痛呢？是因為他們夜深不睡覺，心火上攻的原故。腦筋疼痛，是用腦過度。傷風是因為他愛時髦常換衣服。濕氣和酒病是因為他們喜飲二十年的陳紹。惡寒頭痛是因為他們一時兜風，一時受熱，冷熱不調，飲食不節，酒色過度。阿司匹靈是跳舞場中人之懷中至寶的原故，是因為跳舞的人既愛色又愛酒，又愛時髦又受冷，又受熱又用心思，又深夜不睡覺。

他說：『人中短是短命的象徵；用口呼吸的人，人中會漸漸變短的，短人中是用口呼吸的結果，短命是因為短人中，短人中是因為用口呼吸。』

藝術家說：『以後畫女人臉，比從前容易了，一個臉內，只有兩道細眉，和一個猩紅的小嘴。』

法律是一個童貞女，用手帕將眼蒙起來了。科學是一個老人，帶了一副極深的近視眼睛，用手在那裏做細工。心理學是一個瞎子，全靠觸覺，引起許多反應和刺激，還在那裏半信半疑的忖思。歷史是一個被吊起來鞭打着審問口供的罪犯，他的呼聲是因外來刺激而發出的，他說話真難，又怕被人看出假的來，說真了又怕與自己有害。

父親替兒子發蒙的第一個字乃是「跑」字。他說：「跑字是兩個字湊合起來的，左邊是足字，足就是脚；右邊是包字，包就是將脚裹起來，合到一起，就是一個跑字。那就是說，你下次走路再要跑，我就將你的脚裹起來。」兒子兩眼望着他，一聲也不敢響。

朋友因為起不早，便去買一個鬧鐘。

買鬧鐘不是希奇的事，希奇的乃是買了鬧鐘之後，仍是起不早。

於此我們須注意的，不是鬧鐘已壞，也不是放的太遠，乃是當牀頭鬧鐘響的時候，他嫌吵，立刻將牠停鬧，又復重溫舊夢。

「這樣說，又何必買鬧鐘呢？」

我將這話向朋友說，朋友笑起來，我也笑起來，或者讀者也會笑起來！

不過中國像這一類的事很多的，隨便拿一個例來說說：

中國太缺乏人材，是有口皆碑的；大學畢業生找不着事，又是社會上真實的現象。

我們要說他們不是人材，那末教育部爲什麼在他們文憑蓋印承認他們受過高深教育考試及格呢？教育部既承認，我們自然應該承認，我們要保持教育部的尊嚴和青年學子的榮譽。然而既是人材，爲什麼又找不着事，爲什麼中國反而缺乏人材？

這話說開了之後，我想大學畢業生，讀者和我只有悲哀和悵惘，決不會笑起來的，雖然這是同樣的矛盾。

某教授說：『我們是動物，就生存講，我們吃肉吃魚，同時又孕育病菌，所以我們靠着動物，動物也靠着我們，我們的愛，表現出來的，也就是動物的愛，因為是動物的愛，方覺得格外的可愛！』

全堂學生默然，覺得他的話很好聽的，不知道是哲學還是玄學。

他說：『鋼琴壞了幾個音鍵，調子奏出來欠和美了。打碎牠，燒掉牠，放一個古代的絃琴來做牠的代表，這便是社會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改造嗎！』

他說這話非常驚恐，生怕社會主義者將他看作一個愛彈鋼琴的人。

愛與藝術是相輔的，除去了愛，便沒有藝術；除去了藝術，愛也就不能表現的了。

他發表了這一層意思之後，次日便刻了一棵圖章，上面是篆體『藝術生活』四個字。

論理學教員叫學生做一個三段論式的例子。

學生說：『有智識的人腦中盡是些矛盾思想先生是有智識的人所以先生腦中盡是些矛盾思想。』

他說完之後，全班竟鼓起掌來。

先生雖然一肚子不高興，但是不敢響一聲。

女兒問母親說：『弟弟爲什麼不吃媽的奶呢？』

媽說：『他有奶媽！』

女兒說：『奶媽的兒子又吃誰的奶呢？』

媽將兩眼一翻說：『人家的事用不着你管！』

女兒便不作聲了，不過她的疑問始終沒有解答。

寫信的開頭，人總喜歡用什麼『福躬康健，起居迪吉』一切等等的話頭；而自叙起來，總是

什麼『托庇粗安，身體平安，差堪告慰』的，這些話的確有意思。中國人真太好害病了，罷課期中病假的信特別多，國難期中報紙幾乎每日都載要人稱病的消息。

甲向乙說：『你說我不愛國，也還有比我更不愛國的。』

乙說：『一個人只要管自己！』

甲眼睛一睜說：『既是管自己，你便用不着來管我！』

小泉八雲有一句話說：『日本女子只將針眼套線頭爲什麼不將線頭穿針眼呢！』

『盲從』的英譯是『To swallow and follow』，既是罵人，又是事實，又算客氣話。說出來又好聽，又可惡，又不受法律的裁判，真是好名詞！

他說『近代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國際主義就要走到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就要走到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要走到毀滅消亡之途。』

我幾次在床上思量這條理，不知什麼原故，總是沒有明白便睡着了。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九日，人突擊我瀋陽，同日我看見一個日本人坐在中國人拉的黃包車上，拿着小旗子宣傳，他宣傳的很努力，黃包車夫拉的也很努力。

一種尖脆聲音從課堂發出來了。

『刑法是什麼？不過是人類的公義，戶族，習，真，恐懼，自私的一本賬簿罷了！』

一個人在中年的時代不必想起老年的事，因為能到老年，自然會知道的；但是中年人不肯放棄這種思想，因此社會上家庭中多了不少的煩悶。

美是好的，道德不過是一個夢。

他說：『兒童是河流，婦人是花，男子是樹。男子的暴怒聲，婦人的嘻笑聲和兒童的啼哭聲，便是自然界中最美的音樂。』

路易十六看革命要起來了，他嚇的趕緊召集一個議議會，一共到了一千七百個代表。開會的時候，第一件事是點名，從早晨一直點到下午一點鐘，革命便被逼起來了。

大總統見客的方法，已經有人精密的，用科學方法研究過，並抽出幾條原理：是機敏和譎和時間的經濟。這幾條原理應用出來最好的要算美國，聽人說美國總統見客，就像替人作書記一樣，不知到底對不對。

假使讀好書的人就會好的，世界早就變成天國了。

我們不期望這現實世界的圓滿，我們方有快樂，如若期望這現實世界圓滿，我們便無快樂可尋了。

世界終究是醜惡的。我們說美，不是世界的本身，乃是我們的創造的境界。我們看美術的照片，比較真事物要美麗些，因為已經被人創造過一次了。藝術家的作品，不一定就和真事物一樣，我們覺得比真的格外來得好，因為這種境界或情景，是經過藝術創造過的。

詩人或藝術家的作品，並不能用得來表現他自己的整個真實心情給人家看的，而且要表也表不出。他們觀察事物的確與常人不同之處，所生的反感，也與人有不同之處。這不同之處，他們沒有法子將牠表現的完全，所以時時刻刻一點一點的表現，一直到死都沒有表完，也沒有

休息，這是世界上一幕大悲劇。

他是一個聰明人，他能將散文寫的像詩，普通人心目中的詩。

他說：『一個女學生埋頭在圖書館中研究微積分，還不如到牀上睡一覺。』

我看見一個歌者，老覺得他是在說話，不是唱歌。又看見一個說話的，覺得他實在是唱歌，不是說話。

他哭着向朋友說：『你不要以為我穿華服，就是有钱，實在我是一個錢都沒有。穿華服為的是求事，穿破衣就要淪為乞丐，永遠不會找着事了。』

朋友不語。

他又說：『本來我不應該哭，找事的人應笑逐顏開的，但我心中實在難過，眼淚不由的掉下來了。』

主張改良監獄制度的人，恨不得自己能夠組織一個自治會，但他忘記了自己在學校裏的時候，自治會組織了兩年也沒有組織成功。

讀哲學像在黑屋中找黑貓，但有一點是重要的，便是黑貓一定是自己馴養慣了的，俾可一喚即至，免得勞神。

某女士竭力尋求精神生活，因為聽見人說精神生活是至高無上快樂無涯的，她不知怎樣尋求，便求教老師，師曰：『精神生活，當求之於詩詞小說中。』

於是她埋頭於詩詞小說者半年。

結果是既煩悶而又枯寂，一點也不快樂。

現在的時代叫做夾縫時代。有患難，你可以藏在夾縫裏，就行了。而且你在縫中的時節，是可左可右的。寫書，也要發揮夾縫中的意思，人家看你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也就不好批評。講話，也要講夾縫裏話，人家的精神，可以爲之一振，誰不喜歡夾縫呢？夾縫是萬福之源。我遂作贊曰：『偉哉夾縫！奇哉夾縫！』

文學家說：『小說中最好的部分，就是描寫到題的時節！』
我以爲不然。

『小說中最好的部分，便是描寫到忘記了題目的時節！』

前幾年我住在深巷中，夜大吠聲，非常的使我歡喜。如今仍住在深巷中，夜間却有幾個柔

媚的女子聲音在巷中和男子道珍重之語，我常聽見，這是我極大的安慰！

『這本書好，那本書不好。』是教授說的話。天才的不說，無才的也不說。

『社會道德和儀式變更是以女人增加的數目多寡爲轉移。』這句話是我一個朋友研究五年的倫理學和社會學的結論，不知對不對。

老塾師向學生說：『我打了你的頭，你怎麼還背不出書來，難道你不怕疼？』
學生說：『先生打我的時候，先生想的輕重和次數，我想的是疼痛和抵抗，我們都在研究力的運用，腦中那裏來的書呢！』

蓋雪林說：『俾斯麥是個好作事的人，生活消磨於有事作，死於無事作。』

說：「怕上帝的好些，因為怕，他可以少一點罪惡；愛上帝太愛很了，做事便有些忘形了。」

希望在人腦過一遍，正如風在地上吹一次一般。

假若宗教是一種『商業』，道德便是『貨品』。

你如果要只有一點，索興將那一點也丟棄了，倒覺得清爽些。

他忌諱人說他是愛國志士，但是每逢清夜自思，則頗有愛國志士的意味。

『喜歡批評人』是一個毛病，這個毛病的治法是很簡單的：（一）三年不許他見第三個人的面，（二）不許握管書寫。

某教授專門勸人多讀書，多讀書的理由是：『人生不過是騙人和嚇人，你不騙人和嚇人，你必要被人家嚇騙的。多讀線裝書，可以嚇人；多讀洋裝書，可以騙人。』

中國的法律說：『你要不知道他是那一天生的，就算是七月初一生的。你要不知道他是那一天死的，就算他是十五死的。』如此，中國人初一和十五的燒香，憑空增加了不少的意義。

葛理斯說：『生命和藝術，規律相同。』

『道德和不道德兩個名詞，永遠是毀滅不掉的。』

我問：『什麼是教育？』教員說：『一個吃不飽餓不死的可憐的生物。』

無事他便想到馬路上看女人，同時又責備自己無道德。但是馬路上總有女人，他無事又總想上馬路，這是他生活上的憾事！

我最怕聽朋友向我說：『我已決不再做某一件事了，從明天起，我決不做！』

正直不阿的人，就是最痛苦的人。

『國家爲了上帝也消費了不少的錢了，但現在仍繼續着消費，可憐！國家那裏能少了上帝呢？』這句話是很有意思的。

你不要以為詩歌是表揚自己心情的，你難道想着那穿白衣在禮拜堂唱詩的是在表揚自己的心情麼？

中國人在過舊歷年的時節，喜歡在牆上貼一條紅紙，寫着：『童言婦語，百無禁忌！』

一個人到山窮水盡的時候，跳河便是笨事，只消穿一件宗教衣服就行了，因為別人既肯在衣服外面幫忙，上帝又肯在衣服裏面幫忙。

大人物威風之估價，不在大人物之自身，只須估量他貼身用人的一切，你必定得着極準確的答案的。描寫大人物的小說家，只須描寫用人的一切就行，如若全寫那大人物自身，那定然失敗的，因為大人物之自身，早已是一段枯木，一副機器了！

普通人和偉人不同之點，便是偉人學其所欲學，知其所欲知。普通人學他人欲其所學者，知他人欲其所知者而已。

他說：『新聞記者難以擇友，因為他們忙的沒有閒空，不能夠去擇了。』

煩悶的結果是失眠，失眠的結果是瘋狂，從煩悶找自由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他相信只要不失望，和自己忍耐着終能得着最後勝利的。第一次被一個女朋友罵了一頓，他一點也沒有響；第一次被朋友拿去了他心愛的東西，他也不響。

『上帝無所不在。』這句話有毛病，因為不信上帝的人，心中沒有上帝；信上帝的也有時翻臉不信，這時候上帝便遍尋不着了。

學生讀書，最喜歡往簡易的路上走，所以市上的『大綱』『要義』『百日通』等書，都是有銷路的。殊不知讀書，根本就不能簡易，這樣東西總是往複雜路上走。簡易的事莫過於馬路上的小販，但是學生不肯做的。紐約城中從前出過一本書叫『French Grammar Made Clear』，銷路大廣，是因爲將『Clear』誤傳爲『Easy』。雖是著者不斷的宣傳着『French Grammar Cannot be Made Easy』却一毫沒有效用！

甲和乙都是考究裝飾和姿態的人，他們的異點只是在甲取悅於己，乙取悅於人。他們房中重要的陳設也有不同，甲的房中有一面大鏡子，乙的房中陳設的盡是時下精美服裝和姿態的畫片。

山洪暴發之後，小三子的廬舍便全被淹沒了。小三子身無長物，只有一個剛會走路的小女孩

兒。他每日憂愁傷心，但並不是因為沒有飯吃，乃是因為他女兒沒有大那地方人口販子對於女孩兒的定價是一歲一塊錢。

他向人說：『我到了上海，便覺得枯寂；到了鄉間，反覺勃勃有生氣。』

但是他不願登在有生氣的鄉間，反願意登在枯寂的上海。

愚笨是人生的笑料，人生缺不了笑料，那能沒有愚笨呢？

許多人將生命的意義，在妻的身上尋出來；又有許多人將生命的意義，在牧師身上尋出來，所以，牧師和妻有同等的價值。

奶媽帶了三個月的少爺，把少爺當作自己兒子了；太太丟了少爺三個月，把他忘記了是自

己的兒子了；少爺一哭，太太就嫌煩，於是舉起玉臂打了兒子幾下，奶媽一氣就辭了工。結果，太太臂痠腦漲，頭昏目眩；少爺骨瘦如柴，癩不下屎來；奶媽在外邊因為想少爺，流了些眼淚。

人類的第一次聲音叫出來，到底表示着什麼意思，沒有書可以查出來的，既查不出來，就只好歸諸猜想。

猜想的人，都還是有學問的，他們想人類的基本欲望是食與色，第一聲叫，不是爲食，就是爲色。究竟爲那一個呢？又模模糊糊的不知道了。

後來昆蟲學者發明蟲類的聲音是爲色，如蟋蟀的彈琴，紡織娘的機聲，都是這個意思。於是人類便恍然大悟，第一次聲音發生，爲的是色，便得出許多微妙的證據了：

(一) 女學生喜歡唱歌，男學生嘴裏也常是哼唧唧唧的，他們餓的時候，總是低頭急急的走，不會歌唱，到餐館中，也不會先唱歌而後吃飯的。

(二) 最妙的證明，莫過於餓死的不留遺書，爲情而死的，雖不能說話，還要留兩封很悲慘的信。

他說：『朋友是一個人意志的代表，當本人意志變更的時節，他的朋友一定要變換一批人的。』

牧師說：『現在的戰爭，是鬥力，不久就要鬥智了；但鬥智不是終極的目的，終極的目的，是世界歸主，不過在世界歸主之前，你們須要記得的……』

他停了一刻：『是有一個時期，叫鬥德時期。』聽的人倒有些疑了。

有一個人站起來說：『那時候我們有沒有外交呢？』

牧師說：『有的，叫抽象外交。』

聽的人又問道：『抽象外交之前，又是什麼外交呢？』牧師無以對。

問的人却笑起來說：『我看是裱畫匠外交！』

人是每天的在講理，行動又常常被本能駕駛着。

甲和乙都是寫文學作品的人，甲的作品清高，却每低視乙；但甲的作品，却並不爲社會所愛，尤不爲婦女所愛。後來的結果，是乙挾着女人遊園，桌上還堆了許多女人贊美他的信，甲則擲筆不寫，口袋中還藏着有眼淚的手帕。

生活是枯寂的，已和未婚婚的都一樣。不過一個是獨居枯寂，一個是臉對臉枯寂罷了。

錢爲什麼是圓的，經濟學上告訴我們說爲的是便於攜帶，這個理本不通，鈔票豈不比銀圓更便於攜帶，爲什麼又方而不圓呢？錢之圓，因爲他容易滾，古人稱爲通寶，是取流通的意思，很有

道理的。但是許多人不明白，硬要將通寶藏起來，使他不流通，他便是通寶面前的罪人了。

人在失意灰心的時候，往往將自己比作一塊冰凍。他的意思是說冷不可言。其實，這個思想是錯誤的，冰凍是最不可靠的東西，只須遇着一點熱，立刻便會軟化的，而且遇着什麼顏色就會變成什麼顏色，淋漓侵染，糟不可言。我想假使我在灰心失意的時候，我將自比爲一團烈火，遇着東西便將他燒一個干淨，不遇着東西，自己也會燒一個干淨。

個人主義就是一個人的主義，一個人的主義就是自我主義，自我主義就是自私自利主義。領事裁判權就是在外統治的權，國外統治的權就是治外法權，我們要收回領事裁判權，我們要收回法權。

這種話我也不知道聽過多少回了，謹記於此，以昭來者。

人類作惡的時候，以爲只瞞不過了神明，人是可以瞞掉的，結果知道作過惡的，還是人，却不是神明。

一大班不中用的學生，好容易用請客和阿諛的種種方式，使中用的學生坐在旁邊準備考試時候去抄襲他們的卷子，來騙一個及格的分數。

等到鐘鳴的時候，先生慢吞吞地走上了課堂，用眼一瞟，便看透了他們的用意，他說：『及格的學生，我也用不着考了，他們現在可以退出去！』

登時那中用的學生，哄然一聲便退出了課堂，那時課堂中只賸了一大班不中用學生的眼睛呆望着天花板，一個字也考不出了。據先生說：『這是一個釜底抽薪的教育原理。』可是我翻遍了教育原理也找不出這條原理的解釋。

做事拿錢的人，吃飯的時候應該有手端飯碗，這是尊重飯碗的意旨。不過我們如果承認尊

重飯碗，便應該以嘴就碗，這是和『移樽就教』的意思差不多。不過假使個個拿錢做事的人，都是以嘴就碗，結果都要變成駝背，然而駝背都是好的，他們至少是十分的謙恭。

他滿臉怒容向朋友說：『教育真是思想的大敵呀！教育愈受的多，思想便愈放不開了。』

哲學家是一羣孩子，想把心中的東西拿到世界上玩。世界上人也是一羣孩子，想把世界上的東西，拿到心中去玩。

宗教家每日勸人不要作惡，已經勸了幾千年了，人類的惡，仍是每日的增加。他們也知道這個惡是不可避免地或減少的，但他們仍舊是不斷地勸着，也是一件奇妙的事。

他自詡地說：『我認識人生了！』而他之所以認識人生的原故，是每月的薪金都寄作家用，

一文也不短少！

一個文學家的生前如遇着一個天才和他相彷彿的人，他最恨，因為怕自己的地位被他奪了去。不過在臨死的時候，他却最捨不得他，因為他實在是自己的一個最有益的朋友。

大思想家或是大藝術家，每喜咀咒他們的環境，好像他們生在這種環境中，實在是屈了他們。叔本華咀咒德國，喀萊爾咀咒英國，廖泊地咀咒意大利，佛羅倍爾咀咒法蘭西。

他痛哭流涕的向人說他要愛國，人問他什麼是國，他竟答不出來，可憐他只有一塊廣大無邊的土地印象在腦中。

我請過一個朋友到我家中吃飯，他終席不露笑容。我很懷疑的，但始終不敢問他。後來再請

他到我家中來，他死也不肯來了。

有一天，我碰見了他，他忽然向我說：『你家庭的陳設，教我一時一刻，都不能忍受，虧你還能受的下！』我愕然了！他說：『你的壁上不都是些偉人照片麼？你想我們這些小民在偉人之下用着飯，心裏該有多末難過呢？』我竟無辭以對！

『你批評一件東西，總是對於那件東西不大懂，因為不懂，世界上出了許多的批評家。』這句話是很有幾分真理的。

先生問學生說：『你以爲那一個先生最好，最偉大，得的益處最多？』

學生想了一刻，答道：『那就是我的母親！』

先生不覺一驚。學生道：『假使我母親不教我說話，那末，你說的話我不懂，我說的話你也不懂，你還做什麼先生呢？』

先生的臉有點紅。學生又道：『先生也有母親的，對不對？』

先生點點頭，接着便笑起來了。

據說英國人吃中國茶，第一次是煮着吃的，他們用叉子將煮爛的茶葉向口中送，茶汁一點也沒有嘗，就潑去了。

我看見一個時髦女郎叫黃包車，那黃包車夫竟拒絕不拉。

這是一件令我驚奇的事，我忍不住問那黃包車夫說：『車停於市，爲待賃也，子反拒之，何也？』

車夫曰：『吾背甚濕，汗透衣外，繼以奔走，汗將愈多，烈日蒸薰，奇臭乃出，坐車者將以巾掩鼻矣。拉車使坐車者掩鼻，是不仁也，貪財而戕吾身體，是不智也。男子身中之液，滿流體外，入於女郎之眼則無禮，臭氣蒸發衝路人之鼻則無義，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不爲也。』

余聞之若有所失，嗒然而歸。

接吻是一種什麼聲音，很少人研究過，我看過一本外國書，書上說：『接吻的聲音是：

EEPE-ST-WEFF-ST-E-EE

以後的聲音越來越軟而且還有音樂的意味，便非言語所能形容了。』

現在市上新出一種跳時表，生意是非常好的，這並不是因為牠是洋貨，大家喜歡買，實在因為今日中國的時光，真是太難過了。每天看報，沒有一天不難過，真是恨不得將時間跳過去，但實際上不能跳過去，只好買個跳時表來安慰自己，結果跳時表生意太盛。

三

人

行

蕭伯訥的話

當你跪下禱告祈求的時候，切莫忘記了站起來就去做。

殺罪犯的，不是法律，乃是人。

你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那裏還有快樂！

自由就是責任，所以人聽見就怕。

人到三十歲，知道一點社會情形的時候，他不敢做一個英雄，很情願做一個弱者。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句話是不對，因為人的胃口，根本就不相同。

能做事的人，做事去了；不能做的，他却叫人做。

崇拜真理，聖潔的人，不應該笑窮人崇拜富人，因為都是知道他們高貴而崇拜的。

牙痛的人向人說：『牙痛好了，他就極其快樂了。』世界上有許多事和牙痛一樣？

壞是永久的，好却是暫時的。

世界是一個舞台，只有幾個有特殊權利的人，可以立在幕後。

打人人不回手，却要防着他，因為他不但不饒恕你，且不許你饒恕自己。

不要望成功太早了。成功以後沒有事了，反而閒着難過。

你不能太偉大了，太偉大了人家只知道崇拜你，你所說的，他們聽不真；叫他們做的，他們簡直不知道怎樣做纔好。

批評家沒有看見真東西，他們看的盡是假象。

犧牲自己的人是不值得贊美的人，犧牲自己必連帶着別人犧牲，在別人犧牲的時候，他看着一點也不難過，連臉都不會紅一次。

活動是獲得知識的一條大路。

人有一件得意的事，使他不說是容易，使他不常說，可就難了。

若大人物被人知道他是怎樣會偉大的，一毫都不遺漏，這位大人物必有被刺的危險。

過去的人望現在好，現在的人望將來好，他們看着世界是進步的，實則這種進步亦如鐘擺之搖動而已。

人錯了的時候，自己總說『我只有這一個程度，是應該錯的。』

在和你競爭的人前，儘管說你失敗的。這樣他心中喜歡不算，自然還有人在旁邊說你好。這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但是你却不肯做。

當作一個人小傳的時節，你須記着，真事情寫出來是很不適當的。

窮人就是窮，富人又無用，你爲什麼花費許多時光去研究社會問題呢？

糖果店中的孩子必覺得吃糖果並不怎樣的甜美。天使對於快樂當然不會像人那樣的注意。

文明的病態是由於用壞材料來建造社會。

打小孩子不要緊，不過你一定要在你生氣的時候打。不生氣的時候你不應該打，打了，你自己想想也過不去。

家庭是小姐的監獄，太太的工作場。

據說上帝造成了世界，自己看着是很滿意的，不知道現在他滿意不滿意。

理想的妻子，就是丈夫愛她怎樣，她就怎樣，此外更沒有什麼了。

革命並沒有打倒專制，不過將他掉換到別人的肩頭罷了。

上等人和下等人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都沒有道德，上等人已經超過了道德，下等人走

到道德下面去了。

三年來小報不離手，把一個好人化成虛僞和戲台上小丑了（按此節並不是蕭氏的話。）

野蠻人崇拜木與石，文明人崇拜肉與血。

工作最使人自私。

火爐旁邊的愛，格外來得大，夢，格外顯得神聖。

美和快樂，都是副產物。

一種意念存在你腦中十年，就應該打破牠。（予且說：我最喜歡這句話，我以為三年就行了，不必等到十年，因為人的生命太短的原故。）

無政府主義就是說你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好比你拿棍子打開了你自己的頭，就是一個例子。

在我的夢裏，天就是一個國。在那國中，國家，教會，人民，三者混合着分不開。工作，遊戲，生活，三者混合着，分不開。廟，和尙，進香的，三者混合着分不開。人的生活，人道，神道，三者又混合着分不開。地獄是用好意鋪成的，並不是用惡意鋪成的。

有了名便與普通的人不同了。但是每令人懷疑有名是不是就高貴，還被不如你的人所看

不起。

生活上成就之顯著者，每爲革命家，愈老愈顯著，愈老愈革命。

人殺老虎，叫做打獵，老虎殺人，便是凶殘。所謂公正和罪惡，實在是相差無幾。

人相信理智就失敗了，理智專門收那不能控制他的人來做奴隸。

『我不明白她爲什麼那樣不幸，她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哪！』這句話差不多已成了公式。

沒有智識存在，愚笨便自誇爲科學。

我們的法律使法律不行，自由毀滅了自由，財產引起盜匪的組織，智識被愚笨或無智識管着，權力被胆怯制着，榮耀却變爲虛偽，這就是所謂民族之偉大。

人在不得意時，覺着自己是很有道德的。

最可惡的，並不是恨，乃是冷淡，這裏面人性太少了些。

一個真正的宗教家，就是一個反教者，也就是一位革命家。

許多流行的快樂事件，想起來都是怪可憐的，結果，思想家就不大受人歡迎了。

死不足懼，怕死則足懼，被人殺傷不是羞辱，苟且偷生於卑污生活之下却是羞辱。十個死的

人高於一個醜顏生活着的奴隸。

生活與夢相連，能得着意外的情趣。生活與現實相連，必感着意外的粗俗。我願入一個世界，現實既不粗俗，而夢也都不真。

你不會相信榮耀，除非你得着了榮耀。你要將自己看作是一面玻璃窗永遠保持潔淨和光明，使人經過了你，纔看見世界的一切。

美是一時的，假使她存在屋子裏三天，又有誰注意她。

小孩子呼我們爲大人是不錯的，因爲我們不過是比他們大一點而已。

我們不能生產快樂，便不應享受快樂，若不能生產財富，便也不應該享受財富。

你若沒有爲惡的能力，也難望你有爲善的能力的。

你須知道你的道德不過是你的習慣而已。你總不能說別人沒有道德，因爲他有了別種的習慣。

尼采的話

你說自己說的太多，就是要使人不明白你自己。

生活應當爲自己而生活，不應當爲別人而生活，方算是一個自由的人。

我們想模仿，所以方去研究。

人的組織太好了，個性也就漸漸的消沉了。

喝一點酒，會做一些快樂的夢，過量的酒可得一個快樂的死。

太會讀書的人，除了讀書，其餘的便不會了。

記着不要臨風吐痰。

請人替你講理，結果你只有理的一半，有一點抵抗，究竟比無抵抗好得多。

世界上沒有比你容貌更好看的假面具，戴來戴去，人家總覺得你是醜的，總認得你。

小說中最好的那一部分，你實在用不着看的，因為那一部分，是你老早就知道的事。

樹要想不倒，只有將根盤在大石上。

富人濟貧，並不是慈悲，實在因為他的錢太多了。

你應該恨你的仇人，却不應該輕視他，能看重自己的仇敵，則敵的成功，也就是自己的成功。

男人應該教之戰，婦人應該教之慰勞戰士，反此都是愚笨的。

爲藝術而藝術，好像一條蛇在咬自己的尾巴，又像一個魔鬼在講道德。

拿破崙的話

易怒的人每不喜自認易怒，膽怯的人却好自誇不畏一切。

吾人須以誠對敵，否則自己一方的疑懼反增敵人之勇氣。

寫歷史的人應該比常人高一籌，因為他須不偏不倚，毫無成見，而且不為利益和虛榮所迷惑。

驕傲的人，認不得理智，認不得自然，認不得宗教。

命運和女人一樣，今天你將他錯過了，明天就難找了。

自由和平等都是魔術的名詞。

平等却是幼童教育之基礎。

既不要問天，也不要問地。

悲劇振動了人的性靈，提高了人的心智，造就了許多英雄。

我們應該少說話多思想。

我情願和兵士說話，却不願和律師說話。

倒霉的人羣中，也有出色的英雄。

一人往前奔，一定來得快！

吾人觀察事物，必察事物之本身，不可說我以爲牠們是怎樣怎樣。

生活中一個天平，一頭是利益，一頭是懼怕。

只有不怕死的方可說不靠人

死只能停止了犯過，但不能洗清過失的。

友情不過是一句空話。

完成個人的道德，就應該結婚。

偉大並不算什麼，除非牠能長存。

我很喜歡和婦人多談，因為她們能告訴我許多男人所不知的事情。

世間最不幸之事，莫過於怕老婆。

婦人好的程度，過於男子，惡的程度，亦過於男子。

要想有好兵丁，最好常常的打仗。

將士之勇決不是文人之勇，而且兩者毫不相干。

誰是最愛國的，當然要算兵丁。

無論什麼戰爭，總有一個主義，因為戰爭是先有了目的，然後運用戰鬥藝術而做出來的，戰時所用的兵力，當以對方所有的阻礙為準衡。

進與退，是軍中一個嚴重的問題，假使已經進了，必須進到底，一退便有損士氣，反長了敵人之威。退的損失，比打一個敗仗還多，敗是拚的，損失在兩方，退是敗，損失只是自己一方了。

一個帶兵的人，須常常問自己，敵人在我前面，我怎樣；左邊右邊，我又怎樣；要是忘記了問，定然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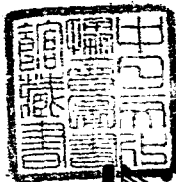
兄弟們！我知道你們是又凍又餓的，這是共和政府對不住你們。不過你們也須知道，政府現在自己沒有法子償還自己的債！現在，我帶着你們到最肥饒的地方去，那些富庶的區域，任憑你們怎樣去享受的。兄弟們！你們能不奮勇的向前去麼！（拿氏第一次對軍隊訓話。）

四社文庫已刊行者：

四社文庫甲部目錄			
第一種 A	時事新報評論集第一集（一九三〇）	潘公弼著	一元
第一種 B	時事新報評論集第二集（一九三一）	潘公弼著	一元
第一種 C	時事新報評論集第三集（一九三二）	潘公弼著	一元四角
第一種 D	時事新報評論集第四集（一九三三） 上 下	潘公弼著	一元二角
第二種 A	大晚報評論集第一集	曾虛白著	八角
第三種 A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第一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元
第三種 B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第二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元
第三種 C	遠東之問題及其人物第三集（英文本）	董顯光著	一元
第四種 A	日本現代政治人物評述第一集	老拙著	六角
第五種 A	時事新報每週國際彙編第一集	項遠村編	七角
第六種	法西斯主義：理論及制度	墨索里尼著 錢九威譯	五角
第七種	希特勒組閣	本社編	三角
第八種	英美日海軍爭霸戰	薛農山著	四角

四 社 文 庫 乙 部 目 錄

第一種	紅花瓶上、下	陳大悲著	一元二角
第二種	女人的心	廬隱女士著	四角五分
第三種	時代姑娘	葉靈鳳著	六角
第四種	故都秘錄上、下	陳慎言著	一元四角
第五種	新路	崔萬秋著	一元二角
第六種	負曝閒談評考	徐一士評考 蓮圖原著	五角
第七種	辣椒與橄欖	本社編	二角五分
第八種	江南的春天	林疑今著	二角
第九種	人之初	陳大悲著	六角
第十種	雞冠集	予且著	二角五分



23677

大晚報

消息最靈通

言論最公正

編輯最新穎

本埠銷數六萬份以上

廣告效力最大

地址 四川路三十六號

電話 一四五一至一四五六號

老
新
中國文學—雜誌

申 時 電 訊 社

SHUN SHIH NEWS AGENCY

SHANGHAI, CHINA.

地址 上海四川路十一號

電話 一九八二八 一七七三四 一五四二五 電報掛號一四〇九

本社以發展我國新聞事業為主旨，對於各國規模宏大之電訊社，如英之路透，法之哈瓦斯，美之聯合，日之電通，俄之達斯等，均多方攷察，精密研究，採其優點，普遍服務。成立以來，業經九載，承各方匡助，歷年擴充，已定基礎。茲凡全國重要都市發電訪員，已增至三十餘處，各省市每日重要消息，靡有遺漏，此本社之所以為全國軍政經濟教育實業等消息綜合之樞紐也。計目前訂約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合國內外計之，共得百十七家。本社組織，除外埠之分社訪員外，上海總社現分（一）收電部 每日國內外電訊，分班到社，按時登記統計。（二）譯電部 無論有綫無綫，水綫陸綫，中外文字電報，均聘有專門人員，專司翻譯（三）編譯部 因採用本社消息之報社，營業範圍大小不等，需要電訊之質量亦各有異，故外來電訊須經編譯專員按照訂約各報之需要供給。（四）發電部 發給訂約各報社之電訊，經發電部登記後拍發。（五）長途電話部 本社在長途電話綫通達區域以內，為經濟與便利起見，大都用長途電話，聘請專門人員，以密碼收發消息。（六）密碼電訊部 本社備有密碼電訊收發處，可與訂約報社，迅速通報，機要而又嚴密。

雞冠集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外埠郵費加

著作人

予

且

發行人

張

竹

平

發行所

時事新報
大晚報
申時電訊社
聯合組

四社出版部

印刷所

國光

印書局

門市部

時事新報館

上海山東路二二四號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82

17

77

